

1 / 2 / 36

为你而生

台湾 琼瑶 著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“见过没见过很难说。”少女轻描淡写地说。

“我要走了，也许我会再联络你，也许我的真正委托人会来。”

少女再急急看看手表，真的要走了，她只有四十五分钟时间便要赶回去，还要在这四十五分钟之内打电话给一个人。

那个人，要送一样小姐喜欢的饰物给，价钱不论。

少女知道小姐不是个论价钱的人。

但这是那个人的一番长久心意，虽然小姐对她摇头说过：“太迟了！”少女还是希望她不那么执着的。

少女在看了价值过高的 VAN CLEEF & ARPLS 的珠宝后，决定不下替她的小姐选哪一样好。

小姐要她六点半回到会议室，她只有四十五分钟时间过海，之前，她还要打电话给要送珠宝给小姐的那个人，而小姐双说不要收那份礼物，少女好生为难。

事实上，她从二十岁大学毕业之后，跟随了小姐四年，却不知道要送这昂贵礼物的是甚么人，为甚么小姐不肯见

少女抱着好大一个疑团上了她自己的深蓝色劳斯莱斯，一边叫司机过海，一边拨电话：“巴布拿基斯先生，我是丽莎。”

少女原来叫丽莎。对方传来把低沉深厚、富有男性魅力的声音：“你想她会喜欢哪一样？”

“你已经看过了？”丽莎问。

“没有，耳环？”只看你选中的那一样。”

“巴布甚么，我答应他。”

“叫我米高。”典型美国人的不拘束。

“你知道小姐很白晰，有一套哥林比亚绿宝石项链和一对耳环很适合她。是二千六百万，还有一双好长的泪珠形绿吊坠耳环，二千九百万。我看就是这两样好。”

“不过，小姐似乎不想要你的礼物。”丽莎本身也是个不在乎贵重礼物的人。她似乎觉得价值二千九百万的东西收不收也无所谓。

“丽莎，帮我一个忙，设法请小姐来见我一面，我明天要回加州去了。”米高说。

“我们公司下午要跟个主要客户开会，连我也要六点半回到公司，巴布基斯先生……”

“米高。”

“米高，我们跟四间顶尖儿公司争一桩大生意，她是主脑人，哪里有空呢？”

“这桩生意值多少？”

“六千多万一年生意，在香港算是大生意了。”丽莎说。

“嘿，六千多万？我大约知道那是甚么，利润太小了。以她的资质，才赚那么小钱，到底年纪小。”

“我认为她很本事。”丽莎说：“她真的很忙，只叫我招呼你，其实我也忙透了。”

“今天晚上吧，我叫司机把她接来丽晶的 PLUME 晚膳，甚么时候方便？”

“八时吧。”

“甚么地方？”

“她多半还在公司，到公司接她吧。”

交通堵塞得很，丽莎不停看手表，好她负

故的部分，她已一早准备安当。

气喘喘的赶因集体主义室，公司已空无一人了，只有个身材清英雅秀，一枝纤软腰儿，对着夕阳把云水分开的窗儿独坐的身影。

“赢了？”小姐脸色并无喜意。

丽莎这些年来都觉得，小姐谈笑用兵也给人齿颊醉人，归来衫袖有天香的自如，但她是不快乐的。

冷冷的脸转过来，玉肌如粉傲秋霜，仿佛心盈盈泪。

“米高八点派人来接你。”丽莎希望她的反应是开怀的。

她抬起了头，一双深棕色的眼睛望住丽莎。

她那双深棕色的眼珠是极少中国女子的那种深棕，黑色的瞳仁四周像撒了点点金光，一双很煦丽的眼睛，就像她似黑实是深棕的长发一样，总在太阳下、华灯下闪着丝缎微的金光。

璨烂而又迷蒙的女人。

“忘了问你，丽莎，他怎会找起你来？你俩素昧平生。”

“就是你忙得六亲不认，他来港只几天，找得你急，查到你的办公室电话，你是城中名人嘛，这也不难，天天打电话来，问我你家电话，我自然不肯给他。结果你天天东奔西跑，不叫他电话也不因他电话，而他欲死缠着我不放。”丽莎说：“是你叫我代听复杂的电话的。”

“他很动人，很有说服力是不是？”

“我听得出爱意。”丽莎同情地说：“二千九百万的绿宝石耳环，就是为了你！”

“甚么耳环？”

“没甚么，我答应他不说的。”

“我也不想知道。八年没通消息了，想不到他会出现在，我以为此生都不会再见他了。”

“你想再见他吗？”丽莎热切地问。

她摇摇头。

“他不好吗？”丽莎好奇起来了。

“是超乎好与不好的问题。”她好像在跟遥远的过去说话。

“那末你到底去不去见他呢？”丽莎做了这几天联络，小姐欲完全不合作。

“不去。”

“小姐，”丽莎说：“人家千里而来……”

“丽莎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别叫我做小姐。”女郎说。

“我的性命是你捡回来的，我只愿叫你做小姐。”丽莎有段曲折离奇的身世。

“这是我们这间的秘密。”女郎说。

“那你到底去不去见米高？”丽莎急了，快七时了，米高说八时派车子到公司来。

“不去，你代我。”女郎说。

“这也有得代的？他又不认识我。”

“你去看看他，告诉我，他现在是甚么样子。”

“八年不见，你唯一关心的，就是他的样子。”

“你看过了便知道为甚么我要知道。”

“那双二千九百万元的绿宝石耳环……”

“我要来干吗？”女郎忧郁地微笑。

“你即是说不要了？”丽莎问。

“我不能收的。”女郎平静地说，她不想披露任何感情。

“米高是不是你的旧男朋友？”丽莎越来越觉得他们的关系不寻常。

女郎没回答她，看了看手表说：“我要走了。”

“小姐，他到底是你的甚么人？”丽莎实在忍不住好奇心。

小姐跟她，无所不谈，但是有一些事情，这么多年都没听提她提起过。

女郎被丽莎追问着，只垂下长长直直的睫毛，她的睫毛是那么的长，一垂眼，便几乎与下边的睫毛连起来，组成条优美而长的眼线。

他虽然垂下了眼睛，两条深棕色的眉毛~~款~~仍秀美地飞扬到额际太阳穴附近，正是两道彩眉，每根眉毛都幼细发亮得像丝线，纵使浓密，也给人精致的感觉。

“小姐，他是谁哪？”丽莎憋死了。

“他是叫做米高，不过，巴布拿基斯不是他的真实姓氏。”女郎说。

“那末他其实姓甚么？”

“不能说。一说出来，人人都知道。”

“他是重要人物？”丽莎更加好奇。4“是。”

“那末，他对你重要吗？”丽莎问。

“你看我现在仍在过独身生活，你便知道他对我重要不重要。”女郎歉虚地说。

“那末，他怎么可以八年不见你？他辜负了你！”

“不，丽莎，是他不知道而已。”女郎开始在记忆中回首。

沉醉在往事中一会，女郎叹了一口气：“假如有来生，我

会追随他。”

“此生呢？”

“此生？此生？除非我能重新活过。”

“小姐，你才二十几岁。”

“时光不能倒流。”

“你只不过比我大两、三年，欲好像经历过多我二百年的事。”

丽莎蹦蹦跳跳地在收拾她的公事包和她的小白兔钥匙扣。

“那不是好事，丽莎，有时我觉得我像五十岁。”

“城中著名的美人，切戒说自己老，别令其他以你为样板的女人失去希望。”丽莎也看了看表。七时十分了。

“我真的要走了。”女郎说。

“小姐，那我跟他说甚么？”丽莎话未完，女郎已从后门出去了。

丽莎既渴望见这神秘客，但亦无法抑止自己的紧张。

七时五十五分，公司的大玻璃门上出现了个宽肩高大的外国人身影，在玻璃门内望出去徊为昏暗的走廊，已觉得这个人很有气势，不是泛泛之辈。

丽莎开了门，那人自我介绍：“我就是米高。”

“我认得你的声音。”丽莎说：“只想不到你会早到。”

“我通常不迟到。”

米高堂堂地站着，穿着套式样传统的黑色间极幼米色条纹西服，米色衬衫，米灰双色斜间领带。他轩昂的衣架架子，令到那套西装出奇地好看。

令丽莎更加难忘的是他的失孔，高鼻方下巴，好一个眉目如画的男人。

还有那双眼睛，深翡翠的绿，怪不得他要为小姐选绿宝石耳坠。

黑发绿眼的组合，很抢眼的颜色。

他看上去大概三十五、六岁。

“夕阳呢？”米高问。

“你知道我小姐的中国名字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她姓向，叫夕阳，向夕阳。”米高说。

“夕阳小姐走了，对不起。”

“是她不愿意见吗？”米高的男低音回响着痛心的失望，真有令人同声一哭的魔力。

“米高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”丽莎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耳环我已买了。”米高说。

“她说不要，那怎么办？”

“我在银行开了个保险箱，耳环放在那里，我写下我的名字和她的名字，她只需要去签名。”

“她不会去的。”

“那就搁在保险箱好了，何况，我必定会回来。”米高说得很坚决。

“甚么你要回来？”丽莎问。

“因为我欠她太多，八年来，我没有一刻忘记她。”

米高的声音感情姿采丰盛，句句扣人心弦，丽莎一时感独，潸然泪下。

“你是为她而哭？”米高疑惑地问。

“夕阳琥珀，这是城中人给她起的美丽名号。”丽莎感喟地说。

“夕阳琥珀，那多像她的眼睛，她的颜色。”米高悠然神

往。

丽莎点点头。

“她在这里很出名是吗？”米高问。

“她不想的。”丽莎说：“但她是独生女，父母在年前意外中双双去世，她二十二岁便承受了庞大的遗产和事业。”

“她真正工作吗？”

“夜以继日。”

“她不约会男朋友吗？”米高问。

“她订了三次婚，发了三次喜贴，都临时取消了婚礼。”

丽莎说。

“为甚么？”

“再简单不过，她不爱他们。”丽莎凝视着米高深翡翠绿的眼睛。

那双如宝石的绿眼，似乎有点内疚。

“她独个儿住？”

是。独个儿住在她父母遗下的山顶大宅。”

“你是她的得力助手？”米高问。

“可以这么说。”

“为甚么你称她做小姐？你又不是她的奴仆。”米高奇怪地问。

“夕阳小姐，永远是我的夕阳小姐。”丽莎语调中有无限的忠和感激。

“你对她似乎忠心耿耿。”

“要不是她，我早已不活在这世上。”

丽莎在回忆她的故事：

“我们两家是世交，我是独女，夕阳小姐她是独女。”

1879 德、福特 莱欣锡大学、以理安

“在我四岁那年，我们两家人回大陆乡村旅行，一日黄昏，正是夕阳下的时间，我爸爸抱了我到口旁，要把我掷进去。夕阳小姐看见了，她那时才七岁，死命的抱着我。”

“假使我爸爸要掷，便要连夕阳也一块儿掷下去。”

“夕阳紧紧和我拥在一起，我在惊惶中还记得她的关顾神情，一脸要拚死救我的坚毅。”

“那很像她。”米高说：“不过她从没提过这件事。”

“她是这样的，越不提，我越敬爱她。”丽莎说。

“为甚么你爸爸要将独女丢进井中？”米高百思不解。

“丽莎心下一痛，摇头说：“那是件秘密，只有夕阳知道。因为，我的父母逝世了。”

“你们住在一起吗？”米高问。

“不，夕阳小姐喜欢独居。”丽莎说。

“你们只是好朋友，一起工作？”

“我父母也给我留下一笔遗产。”丽莎惨痛地自嘲着：“毫无选择地留给他们本来要杀死的女儿。”

“我很难过。”米高说。

“夕阳小姐的身体不大好，要看她，你快点再来。”丽莎说。

“我尽快再来，告诉她我会为她做任何事情。”米高关切地说。

丽莎看看米高，似乎不知在哪儿见过：“你有点脸熟。”

米高没作声。

“你好像是个很有权势的人。”

“我的家族背景而已。”米高说。

“你是说那不是你的选择？”丽莎说。

“现成的，恰巧我生在权势之中。”米高说。”

“身不由己吗？”丽莎问。

“一言难尽。”米高说。

“这不公平。”丽莎意难平。

“为甚么你这样说？”

“你的一言难尽，令夕阳小姐八年来郁郁寡欢。”

“她真的不开心吗？”

“夕阳琥珀，她是绝色，要不是为了你，她不会至今仍独守空围。”

“你不是说她宣布过三次结婚吗？”

“每一次她都最后反悔，而夕阳小姐做事，不是个反复的人。我猜她是除巫山不是云，每一次她对你的追忆，都让她没法子步入教堂。”

“我做梦也想不到，我对她的影响竟然那么大。”

“她从没提过你，太伤心的事，是没有人想提起的。你到底怎么伤害过她？”

米高闭上了他那双深悲翠色的眼睛，喟然回忆：“我初认识她时，她才是美国史丹福大学的一年级学生。”

那时我已在做事了。”米高说。

“那你怎么会遇上她？”

“我祖父曾是美国驻华大使，我父亲是民主党议员，顺理成章，我是第三代的从政者。”

“你们是政治世家？”

“我祖父很爱中国，在加州一次拉票活动，我也跟了去，夕阳在学生团体中帮手。一见了她，我便想：哪有这么美丽的女孩，而且，她又很有事业心。我第一眼便爱上她。